



書叢小記傳義忠代歷

秋瑾

著編儀子彭

行發社版出錄潮 * 印刊店書星亞

歷代忠義傳記小叢書

秋瑾

彭子儀編著

亞星書店刊印

瀚鋒出版社發行

書叢本

著編儀子彭

本書文字淺明生動，饒有趣味，另附史料，採集與本人有關之史傳，逸事，異聞以及詩文等等。包羅完備，可供讀者參考之需。故與坊間出版之民族英雄傳記故事之類，僅有傳記而無史料者，體例截然不同。茲將第一輯書名臚列如下：

一 西施

二 王昭君

三 綠珠

四 沈雲英

五 秋瑾

六 蘇武

七 張巡

八 陸秀夫

九 張煌言

十 石達開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者 彭子儀
出版者 亞星書店
發行者 瀚鋒出版社

地址：上海九江路一〇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出版

1. 國價

前言

正是「秋風秋雨愁殺人」的晚上，我寫完了這一冊秋瑾的小叢書。

提起秋瑾，這是誰也知道她是滿清末葉因革命而犧牲的巾幗英雄。滿清末葉死難的志士仁人雖然很多，但以女性而激昂如此的，却只有她一個。

「這些花兒朵兒，好比玉的鎖，金的枷；那些綢緞，好比錦的繩，繡的帶；將你束縛得緊緊的。」這是她對女同胞所說的話，試問那時候那個女子能說這樣的話呢？她的環境雖然正可給她天天戴花穿綢，可是她不希罕這些，她願意把牠典質淨盡，去國外找同志，歸國內謀起義。事雖不成，而她偉大的事業，終於給後死者替她完成了；她偉大的精神，終於永遠光耀在宇宙之中。

本書之作，無非紀念她那偉大的精神而已。先是她的傳記，大略即根據後面所集諸人傳記而作。遺集部分，即根據王燦芝女士所編秋瑾女俠遺集而成。惟原集編次頗見凌

亂，茲依照一般文集編次，略加整理。詩則先五言，後七言；各言中先古詩，次律詩，次絕句。詞則以字數爲先後，先小令，次中調，次長調。歌曲雜文則仍略依原編順次。其遺漏訛誤者，均加以校正。惟是個人見聞有限，仍不免有不愜意的地方，還請讀者指教是幸！

彭子儀

廿九年九月一日風雨聲中

目次

第一篇 秋瑾傳記

- 一 早年時代……………五
- 二 蓄志革命……………八
- 三 聯絡同志……………一〇
- 四 成仁取義……………一二

第二篇 秋瑾遺集

- 一 秋瑾詩鈔……………一六
- 二 秋瑾詞鈔……………四九
- 三 秋瑾歌曲……………六〇

四 秋瑾雜文……………六二

第三篇 參考資料

一 秋瑾本傳……………七八

二 秋瑾碑記……………八四

三 秋瑾逸事……………八七

四 秋瑾供狀……………九一

第一篇 秋瑾傳記

一 早年時代

在現今浙江紹興縣地方，清朝時候，分爲會稽山陰二縣，會稽在東，山陰在西。那山陰縣裏，在清朝末年，出了一個偉大的巾幗英雄，那便是我們所要說的秋瑾女士。

秋瑾原名閏瑾，字叫璿卿，她的家裏，世代爲官。祖父在福建任職，家眷都在福建，她就生在那裏，這是清德宗光緒元年（即公元一八七五年）十月十一日。

她自幼就很聰敏，加以祖父和父親的不時教訓，早年就將經史瀏覽殆遍，詩詞歌曲，都做得很好。後來她父親星侯先生，也在湖南得一個鹽運官職，她就跟到湖南。當時局中公牘來往，多出她的手筆。所以她不但是個女英雄，還是一個女才子呢。

湖南湘鄉縣地方，有一個王氏富翁，他的兒子廷鈞，字叫子芳，是一個很純謹的讀

書人。那時王富翁正想爲兒子求婚，聽到秋瑾聰敏異人，就挽媒人前來說親，星侯先生當卽答應。就在秋瑾十九歲那年，與王廷鈞結婚，兩人愛情還好，第二年就生了一個兒子，取名沅德；後來又生一個女兒，取名燦芝。

但王廷鈞雖是個讀書人，思想却很迂腐，因爲家裏有錢，便想做官。那時只要有錢，做官是很容易的，於是王廷鈞便出資捐了一個小京官，同着秋瑾到京裏去了。

秋瑾到了京裏，見聞更廣。她眼見京中所謂朝官，都是素位尸餐之流，不知國家爲何事。而且漢人與滿人，涇渭顯分，毫沒有平等的地方。那時本已外侮日亟，當局不但不整頓軍備，以固國防；反而歌舞昇平，不知危殆。她生性忼爽，好讀劍俠傳記，所以常常想慕木蘭秦良玉等的爲人，預備做一個女英雄，不但想殺盡那般醉生夢死之流，而且還要革命來救中國。

但是這種志願不便對她丈夫說起，因爲她丈夫性情，剛巧與她相反，他是個十分柔怯，好像一個舊式女子；他除了做官以外，就沒有別的志願。幸喜那時秋瑾結識了幾個

女朋友，其中尤稱莫逆的，是安徽桐城縣人吳芝瑛，她的丈夫廉泉，正與王廷鈞是同官的。芝瑛也是文采照耀，盛極一時，她們互相酬和，當時人們以為如珊瑚玉樹，一樣的華美。後來她們便結為金蘭，因為芝瑛較長，秋瑾就呼她為姊姊。

她本來是會飲酒的，每當心中抑鬱無以自解的時候，常約友人同飲一個暢快。等到酒酣以後，便悲歌擊節，拂劍起舞。她對寶劍很愛好的，曾經寫過一篇劍歌，悲壯慷慨，當時和的人很多。

那時不但滿漢不平等，就是男女也是沒有平權的，但她却說：

「女子與男子應當平權的；不過女子要爭平權，也要自己有學問，能夠自立，不當事事仰求男子。這種便是家庭革命，所以我說革命應當從家庭革起。」

這話被芝瑛聽見了，便勸她說

「妹妹，你這話對我說還可，如果被別人聽見，那纔非同小可呢！」

她却很氣理彰直的回答：

「姊姊，你不要見怪！我已抱定這個宗旨做去。我想數十年後，必能達到我這個目的。」

從這對話看來，可知她早年就蓄志革命了。

二 蓄志革命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次年辛丑，滿清政府終於屈服，締結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秋瑾眼見這種情形，更覺得不亟起革命，中國勢必就要淪亡在滿清政府手裏。她也想，我雖然是個女子，但匡濟艱危，挽救國族，女子也何嘗沒有責任，豈可永遠屈居竈間，天天只打算米鹽一些小事件呢？

但當時國內革命空氣雖很濃厚，終因為環境關係，一般革命同志，不能不避居國外，以便活動；而日本因隣近中國，集合尤多。秋瑾也想自己有此志願，非到日本去不可，因此與她丈夫商量。王廷鈞原是胆小如鼠，當然不肯答應。於是她只得自己籌備，

將首飾衣服，典賣一些，權作旅費。她乘的是三等艙，與一般苦力雜處，甚至患了一場大病，但她一些不以為苦，只要此去能達目的，她什麼都願意了。那正是光緒三十年的夏天，她三十歲的時候。

那時國父孫中山先生，正在日本江戶，成立了同盟會的革命團體。秋瑾到了日本，便首先被邀加入。她從此正可大發弘志，一償夙願，因此更字競雄，別號鑑湖女俠，她表示她與男子同樣，也可負起革命責任。天天東西奔走，介紹同志入會，同盟會的聲勢，遂大擴張。

她一面既為同盟會會員，一面仍覺得女同志殊太渙散，便又發起實行共愛會，以相聯絡。當時公舉陳擷芬為會長，但會務一切，實在是她一人進行最力，所以後來又推她為會長了。那時留日學生，對她敬佩的很多，每有大會召集，動輒請她加入，並請她演講。她也必定到會，登台陳說。所說淋漓悲壯，盪人心魂；聽的人無不感動，甚至為之流淚。

這樣在日本過了二年，日本的留學生，個個議論激烈，都主張革命。清廷大爲震恐，當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日本政府乃訂立取締留學規則，只准留學生求學，不准侈談政治。全體留學生聞知，大爲不然，秋瑾尤爲憤慨，決計率同志歸國。那便是光緒三十二年的秋天，她三十二歲的時候。

三 聯絡同志

秋瑾歸國以後，就蓄志辦女學校，以喚醒女同胞。剛巧徐自華在南潯創辦潯溪學校，就聘她爲教員。

一面她又感覺女學校不過給女子求學的地方，如果處在深閨，沒有工夫求學；或者年齡較長，不便再上學校的，必須給她們一些書報，使她們知道外事，可以開通思想增進知識。當時雖也有女學報女子世界一類雜誌，但女學報只出版三四期就停刊了，女子世界所刊文字程度太深，又不便給一般女子閱讀。所以她決心辦中國女報，內中文字，

務求淺顯，文俗並用，使一般女子，都能自由瀏覽。

她這個計劃是很大的，預備想招集股本一萬元，每股二十元，自租房子，自置機器，不但印刷報紙，也想出版書籍，請編輯員專事撰述。她嘗說：使得這個中國女報，像像樣樣，長長久久的辦一辦，爲女同胞們生一生色。

她把招股章程，一面在中外日報上刊登，一面又分送給各女學堂；可是入股的人，寥寥無幾，只有四五人而已。這樣經費既無着落，勉強出了兩期就停刊了。這是使她一生認爲最遺憾的事。

她辦報雖然並不成功，但她革命的思想，並不因此就減退的。她辦報原想喚醒女同胞也來參加革命，現在於事既不成功，於是她就往浙東一帶，聯絡同志，得呂東昇諸人。她還想到南洋去宣傳，可是因病未果，就留在上海，住居虹口的厚德里，專爲同盟會會員往來通訊的地方。

那時她曾與陳墨峯同造炸彈，忽然藥性爆發，聲震屋瓦，她與陳墨峯都受了傷害。

這事被隣居知悉，報告警局，總因為沒有別的證據，得以免遭逮捕。

四 成仁取義

第二年，那是光緒三十三年，秋瑾三十三歲的時候，她因為母親死了，正在山陰家裏守喪。後來得蔡姓的介紹，進大通學堂充當附設體育會的教員。

那大通學堂原是徐錫麟所創辦的，地點就在紹興府城內大通橋大通寺內。他辦學的用意，是想借此訓練革命青年，所以除普通課程以外，特別注重體育；並另外組織體育會，以便專授體操，鍛練體魄。這正合秋瑾的主旨，所以請她擔任教練，她是十分高興的。

同時他們暗地又組織光復軍，預備於事機成熟的時候，實行流血工作。那光復軍組織很大，內又分爲八軍，即以「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字爲名。每軍有大將，副將，行軍正參謀，行軍副參謀，中軍，左軍，右軍，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各

職；並規定服制旗號等等。於是公舉徐錫麟爲首領，秋瑾爲協領，張恭竺紹康王逸呂逢朝等四人爲分統。幹部就設在大通學堂。

那時徐錫麟想要舉大計，非親握兵權不可，便向同志借了數萬金，捐得一個安徽候補道員，去見安徽巡撫恩銘，恩銘就命他會辦警察學堂事務。徐錫麟既得抒其志願，決計在安徽首先倡義，而預約浙江爲之響應。浙江的光復軍，本預定五月可以練成，所以於是月招選壯士三十二人，編爲敢死隊，以周華昌俞煒葉頌清率領赴杭州；華昌又別召二百人駐江干，伺動靜爲內應。

部署既定，徐錫麟就定五月廿八日先在安徽起義，因那天適爲警察學堂舉行畢業典禮，省中官吏均被邀集，最便行動。不想安徽巡撫恩銘堅欲於廿六日舉行，在安徽同志尙未全集，結果徐錫麟雖然鎗殺了恩銘，而大事却因此不能成功。那時全國震驚，各處搜索革命同志甚力。而金華一軍，亦因洩漏消息，敗壞事機，於是浙事便不能發動。秋瑾心雖痛甚，也只得勸同志暫作離散，以防不測，自己則仍安居在大通學堂中，再俟機

會行動。

不想那時郡人有胡道南的，素來與她不睦，竟祕密向紹興知府貴福輸情。貴福聞知此事，連夜渡江到杭州，稟告巡撫張曾敷。張曾敷以問湯壽潛張美翊，都說這事有可能的。遂即於六月初四日下午，派兵到大通學堂，逮捕秋瑾，秋瑾本想潛避，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當天晚上，貴福就會同山陰會稽二縣開庭訊問。秋瑾除供了她的略歷外，便死不肯再供她的同志。貴福嚴刑酷審，甚至命她跪火鍊火磚，她也堅不肯供，只寫「秋風秋雨愁殺人」七字而已。

貴福無奈，就稟准張曾敷，於六月初六日早上三點鐘，由山陰縣署把秋瑾提出，押到軒亭口斬首，她年僅三十三歲。

秋瑾雖然死了，可是革命的事業已深印人心。她死後僅僅四年，革命軍終於在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浙江則有朱瑞童保暄等起於杭，葉頌清許耀等起於甬，王逸等起於

紹，呂東昇等起於處，其他金衢嚴台溫嘉湖等處也有同志起來，遂奄有全浙。推原所自，實由秋瑾先事布置週至有以成之。所以秋瑾雖然死了，她偉大的精神，是永遠不會死的。

第二篇 秋瑾遺集

一 秋瑾詩鈔

弔屈原

楚懷本屏王，乃同龔與瞽。謗多言難伸，蟲生木自腐。臣心一如豸，市語三成虎。君何喜諂佞，忠直反遭忤。傷哉九畹蘭，下與羣草伍！臨風自芳媚，又被薰蕕妒。太息屈子原，胡不生於魯？

失題

不唱陽關曲，非因有故人。柳條重繾綣，鶯語太叮嚀。惜別塔前雨，分攜水上萍。飄蓬經已慣，感慨本紛紜。憂國心先碎，合羣力未曾。空勞憐彼女，無奈繫雙親。萬里還甘赴，子身更莫論。頭顱原大好，志願貴縱橫。權失當思復，時危敢顧身。白狼須掛

箭，青史不銘勳。思宗輕富貴，取國作犧牲。祇強同族勢，豈是爲浮名？

失題

登天騎白龍，走山跨猛虎。叱咤風雲生，精神四飛舞。大人處世當與神物游，顧彼豚犬諸兒安足伍。不見項羽酣呼鉅鹿戰，劉秀雷震昆陽鼓，年約二十餘，而能興漢楚。殺人莫敢當，萬世欣英武。愧我年廿七，於世尙無補。空負時局憂，無策驅胡虜。所幸在風塵，志氣終不腐。每聞鼓鼙聲，心思輒震怒。其柰勢力孤，羣材不爲助。因之泛東海，冀得壯士輔。

水仙花

洛浦凌波女，臨風倦眼開。瓣疑呈玉盞，根是謫瑤臺。嫩白應欺雪，清香不讓梅。余生有花癖，對此日裴徊。

送別

楊柳中庭月，來宵祇獨看。分離從此始，相見定年難。浦溆燈將燼，窗前淚未乾。

明朝掛帆去，誰伴倚欄干？

詠琴誌感

泠泠七絃琴，所思在翠岑。成連奮逸響，中散嘆銷沉。世俗惟趨利，人誰是賞音？若無子期耳，總負伯牙心。

思親兼柬大兄丙申作

一樣簾前月，如何今照愁。闌干深院靜，花影夜庭幽。看雁縈歸思，題箋寫早秋。閨中無解侶，誰伴數更籌？

久繞閨中步，徘徊意若何。敲棋徒自譜，得句索誰和？坐月無青眼，臨風惜翠蛾。却憐同調少，感此淚痕多。

寄家書

惆悵慈闈隔，於今三月餘。髮容應是舊，眠食近何如？恨別長撫線，懷愁但寄書。秋來宜善保，珍攝晚涼初。

輪船記事

四望渾無岸，洋洋信大觀。舟疑飛鳥渡，山似毒龍蟠。萬派潮聲迥，千峯雲際攢。茫茫烟水裏，鄉思入眉端。

水天同一色，突兀聳孤巒。望遠胸襟暢，憑窗眼界寬。銀濤疑壁立，青海逼人寒。咫尺皇州近，休歌行路難。

長崎曉發口占

曉色推窗入，嵐光撲面來。行行無限意，搔首一低徊。我欲乘風去，天涯咫尺間。何當登帝闕，一叩九重關。

感事

竟有危巢燕，應憐故國駝。東侵憂未已，西望計如何！儒士思投筆，閨人欲負戈。誰爲濟時彥，相與挽頽波？

失題

敘別短長亭，羣山睡已醒。瀛州芳草綠，漢地柳條青。意氣吞胡虜，精神貫日星。相思寄鴻鵠，攜手復叮嚀。

失題

自別西湖後，匆匆又半年，南轅今北轍，東道復西躔。膝下貽謀晚，堂前慰藉先。封侯真萬里，快着祖生鞭。

春草

草色滿平蕪，春風次近甦。吹噓須着意，莫使感枯榮。

春暮口號

春從何處來？春向何處去？杜宇儘催歸，問之無一語。

秋聲

梧樹撼樓風，秋聲何太苦！閑拈芳菊詞，試把商音譜。

寄徐伯蓀

十日九不出，無端一雨秋。蒼生紛痛哭，吾道例窮愁。

咏琴

手抱綠綺來，七絃發清響。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賞。

謝道韞

詠絮辭何敏，清才掃俗氛。可憐謝道韞，不嫁鮑參軍。

挽故人陳闕生

闕生年方二十一，遽作古人。回憶省垣聚首，風雨連床，曾幾何時，誰憐一別竟無會面之期。悲從中來，不勝哀慘，手挽一章，亦長歌代哭之意。魂兮有靈，慰予夢寐。

聚首湘垣君弗角，掌上珠擎藏繡閣。喜音時按玉參差，好客每陳金鑿落。三生石上有前緣，相見相親兩意憐。欄外同心佇皓月，堦前攜手惜流年。何期一旦分飛去，催粧各賦于歸句。遭際相同奈命何，一水盈盈不得語。從此相思相見難，沙江潭水恨漫漫。魚書欲寄何由達，幾度臨風琴韻寒。長頰錦屏春永好，忽傳噩耗驚相報。召回天上掌書

仙，劈破人間比翼鳥。駕鶴催歸萼綠華，却教知己泣天涯。素車白馬難爲繼，斗酒雉雞徒自嗟。傷心儂欲將天問，翹首呼天何大忍。素悉卿家姊妹無，高堂能不添悲哽。挽卿幾度暗聲吞，滿紙淋漓盡淚痕。無地可逢懷夢草，長歌聊以代招魂。

劍歌

若耶之水赤堇鐵，鑄出霜鋒凜冰雪。歐冶爐中造化工，應與世間凡劍別。夜夜靈光射斗牛，英風豪氣動諸侯。也曾渴飲樓蘭血，幾度功銘上將樓。何期一旦落君手，右手把劍左把酒。酒酣耳熱起舞時，天矯如見龍蛇走。肯因乞米向胡奴，誰識英雄困道途。名刺懷中未磨滅，長歌居處食無魚。熱腸古道宜多毀，英雄末路徒爾爾。走遍天涯知者稀，手持長劍爲知己。歸來寂寞閉重軒，燈下摩挲認血痕。君不見孟嘗門下三千客，彈劍由來解報恩。

紅毛刀歌

一泓秋水淨纖毫，遠看不知光如刀。直駭玉龍蟠匣內，待乘雷雨騰雲霄。傳聞利器

來紅毛，大食日本差同曹。濡血便令骨節解，斷頭不俟鋒刃交。抽刀出鞘天爲搖，日月星辰芒矇縮。斫地一聲海水立，露鋒三寸陰風號。陸剝犀象水截蛟，魍魎驚避魍魎逃。遭斯刃者凡幾輩，爛骸成羣血湧濤。刀頭百萬冤魂泣，腕底乾坤殺劫操。搗來掛壁暫不用，夜夜鳴嘯聲疑鴞。英靈渴欲飲戰血，也如塊磊需酒澆。紅毛紅毛爾休驕，爾器誠利吾寧拋。自強在人不在器，區區一刀焉足豪！

贈蔣鹿珊先生言志且爲他日成功之鴻爪也

畫工須畫雲中龍，爲人須爲人中雄。豪傑羞伍草木腐，懷抱豈與常人同。久聞吾浙有蔣子，未見音容徒仰企。何幸湖山獲訂交，高談宏論驚人耳。不懼仇人氣燄高，頻傾赤血救同胞。誨人思湧燦花舌，化作錢塘十丈濤。風潮奔騰復澎湃，保守急進本無派。協力同心驅滿奴，宗旨同時意氣洽。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將生命作犧牲。可憐大好神明胄，忍把江山付別人。事機一失應難再，時乎時乎不我待。休教他人鎖鍵牢，從此沉淪漢世界。天下英才數使君，據鞍把劍氣縱橫。好將十萬頭顱血，一洗腥膻祖國塵。我欲

爲君進一箸，時機已熟君休慮。成功最後十五分，拿破崙語殊足取。霹靂一震陰霾開，光復祖業休徘徊。他年獨立旂飛處，我願爲君擊柝來。

弔吳烈士樾

崑崙一脈傳驕子，二百餘年漢聲死。低頭異族胡衣冠，腥膻污人祖宗恥。忽地西來送警鐘，漢人聚哭崑崙東。方知今日豚尾子，不是當年大漢風。裂眦嚙指爭傳檄，大叫同胞聲激烈。積恥從頭速洗清，毋令黃冑終淪滅。大江南北羣相和，英雄爭挽魯陽戈。盧梭文筆波蘭血，拚把頭顱換凱歌。年年歲月駒馳隙，有漢光復總無策。志士奮呼東海東，胡兒虎踞北京北。名曰同胞意未同，徒勞流血嘆無功。隄防家賊計何酷，憤起英雄出皖中。皖中志士名吳樾，百鍊剛腸如火熱。報仇直以酬祖宗，殺賊計先除羽翼。爆裂同拚殲賊臣，男兒愛國已忘身。可憐懵懵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電傳噩耗風潮聳，同志相顧皆色動。打破從前奴隸關，驚回大地繁華夢。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爲招魂。前仆後繼人應在，如君不愧軒轅孫。

秋風曲

秋風起兮百草黃，秋風之性勁且剛；能使羣花皆縮首，助他秋菊傲秋霜。秋菊枝枝
本黃種，重樓疊瓣風雲湧。秋月如鏡照江明，一派清波敢搖動。昨夜風風雨雨秋，秋霜
秋露盡含愁。青青有葉畏搖落，胡鳥悲鳴繞樹頭。自是秋來最蕭瑟，漢塞唐關秋思發。
塞外秋高馬正肥，將軍怒索黃金甲。金甲披來戰胡狗，胡奴百萬回頭走。將軍大笑呼漢
兒，痛飲黃龍自由酒。

寶刀歌

漢家宮闕斜陽裏，五千餘年古國死。一睡沉沉數百年，大家不識做奴恥。憶昔我祖
名軒轅，發祥根據在崑崙；關地黃河及長江，大刀霍霍定中原。痛哭梅山可奈何，帝城
荆棘埋銅駝。幾番回首京華望，亡國悲歌淚涕多。北上聯軍八國衆，把我江山又贈送。
白鬼西來做警鐘，漢人驚破奴才夢。主人贈我金錯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鐵主義當今
日，百萬頭顱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寶光，輕生七尺何昂藏。誓將死裏求生路，世界和平

賴武裝。不觀荆軻作秦客，圖窮匕首見盈尺；殿前一擊雖不中，已奪專制魔王魄。我欲隻手援祖國，奴種流傳徧禹域。心死人人奈爾何，援筆作此寶刀歌。寶刀之歌壯肝胆，死國靈魂喚起多。寶刀俠骨孰與儔，平生了了舊恩仇。莫嫌尺鐵非英物，救國奇功賴爾收。願從茲以天地爲鑪陰陽爲炭兮，鐵聚六洲。鑄造出千柄萬柄寶刀兮，澄清神州；上繼我祖黃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數千數百年國史之奇羞。

寶劍歌

炎帝世系傷中絕，茫茫國恨何時雪？世無平權祇強權，話到興亡眦欲裂。千金市得寶劍來，公理不恃恃赤鐵。死生一事付鴻毛，人生到此方英傑。飢時欲啖仇人頭，渴時欲飲匈奴血。俠骨峻嶒傲九州，不信大剛剛則折。血染斑斑已化碧，漢王誅暴由三尺。五胡亂晉南北分，衣冠文弱難辭責。君不見劍氣棱棱貫斗牛，胸中了了舊恩仇。鋒芒未露已驚世，養晦京華幾度秋。一匣深藏不露鋒，知音落落世難逢。空山一夜驚風雨，躍躍沈吟欲化龍。寶光閃閃驚四座，九天白日闇無色。按劍相顧讀史書，書中誤國多奸

賊。中原忽化牧羊場，咄咄腥風吹禹域。除却干將與莫邪，世界伊誰開暗黑。斬盡妖魔百鬼藏，澄清天下本天職。他年成敗利鈍不計較，但恃鐵血主義報祖國。

偶有所感用魚玄機步光威哀三女子韻

粧臺喜見仙才兩，客路飄蓬月又三。明鏡蕭疎青翼鬢，閑窗寬褪碧羅衫。十聯佳句撫膺折，一卷新詩信手銜。道韞清芬憐作女，木蘭豪俠未終男。高吟白雪誰能繼，欲步陽春我自慙。小院佇聞鶯睨睨，舊巢留待燕呢喃，愛翻聲譜常拋繡，爲買圖書每脫簪。身後微名豹霧隱，眼前事業蠅沙含。交游薄俗情都倦，世路辛酸味久諳。綠螳拌將花下醉，黃庭閒向靜中參。不逢同調嗟何益，得遇知音死亦甘。悵望故鄉隔煙水，紅牙休唱憶江南。

春 柳四章

東風吹徹日初肥，幾度曾經汁染衣。陌上煙輕鶯並語，簾前香暖燕雙飛。先生園巷斜陽晚，處士樓臺宿雨稀。一曲白門搖落恨，送人離別太依依。

珠簾畫舫綠沙洲，笑對東風舞態柔。植去堪宜廉吏宅，移來剛傍美人樓。歐陽堂外思前度，蘇小門邊憶舊游。陌上淒淒空悵望，征夫何處覓封侯？

近拂樓頭遠拂橋，陪堤風景未全銷。龍池雨過煙籠幕，雀舫春濃錦作橈。一曲競歌樊素口，三眠學舞楚宮腰。江南江北愁如許，誰把蛾眉樣細描？

和雨拖煙萬縷絲，靈和慣妒舞腰肢。好將五斗師陶令，羞把雙眉擬紫芝。牽盡離情思媚淚，織成愁緒旅人思。永豐坊裏多垂線，曾許承恩向禁墀。

清明懷友

節屆清明有所思，東風容易踏青時。看完桃李春俱豔，吟到荼蘼興未辭。詩酒襟懷留我獨，牢騷情緒似君癡。年年乏伴徒呼負，幾度臨風憶季芝。

獨對次清明韻

獨對春光抱悶思，夕陽芳草斷腸時。愁城十丈堅難破，清酒三杯醉不辭。喜散奩資誇任俠，好吟詞賦作書癡。濁流縱處身原潔，合把前生擬水芝。

紅蓮

洛妃乘醉下瑤臺，手把紅衣次第栽。應是絳雲天上幻，莫疑玫瑰水中開。仙人遊戲曾栽火，處士豪情欲憶梅。奪得胭脂山一座，江南兒女棹歌來。

白蓮

莫是仙娥墜玉璫，宵來幻出水雲鄉。朦朧池畔訝堆雪，淡泊風前有異香。國色猶來誇素面，佳人原不藉濃粧。東皇爲恐紅塵浣，親賜寒簧明月裳。

秋日獨坐

小坐臨窗把卷哦，湘簾不捲靜垂波。室因地僻知音少，人到無聊感慨多。半壁綠苔蛩語響，一庭黃葉雨聲和。劇憐北地秋草早，已覺涼侵翠袖羅。

秋菊

籬下牆邊處處栽，千枝喜向謝庭開。冷吟秋色尋親句，醉酌寒香撥舊醅。簾捲西風人比瘦，時迎北雁客初來。曾聞解組陶彭澤，圃露庭霜手自培。

梧葉

梧葉宵來拂畫欄，西風已覺拾衣單。十分惆悵燈無語，一味相思夢亦歡。白雁聲中秋思滿，黃花籬畔暮愁寬。却憐鏡裏容顏減，尙爲吟詩坐漏殘。

秋雁

蘆葦蕭蕭景象秋，鳴聲爭聚白蘋洲。頻興夜月騷人感，慣助河梁旅客愁。傳帛解憐蘇武節，揮絃應憶洞庭游。空勞寫盡西風怨，江外光陰肯少留。

秋雨

西窗剪燭話巴池，雲黑應催工部詩。恨入高樓人別後，寒侵斗帳夢回時。菊花霧重秋容淡，桐葉聲殘夜漏遲。最是淋鈴聞不得，謝娘減盡舊腰肢。

九日感懷

百結愁腸鬱不開，此生惆悵異鄉來。思親堂上茱初插，憶妹窗前句乍裁。對菊難逢元亮酒，登樓愧乏仲宣才。良時佳節成辜負，舊日歡場半是苔。

見月

愁見簾頭月影圓，思親空剩淚潺湲。啣泥有恨難填海，煉石無才莫補天。湘水燕雲
縈舊鹿，碧山紅樹噪新蟬。十分惆悵三分恨，往事思量祇自憐。

月

一輪蟾魄淨娟娟，萬里長空現晶奩。照地凝霜珠結露，浸樓似水玉含烟。有人飲酒
迎杯問，何處吹簫倚檻傳？二十四橋簾盡捲，清宵好影正團圓。

白梅

雪玉粧成千萬枝，冰霜雅操最宜詩。花壇獨步盈盈立，嫩萼含葩淡淡姿。仙子白衣
初謫降，佳人素袂最相思。孤山處士空唐突，未許門牆網粉施。

前題

仙人縞袂倚重門，笑擲明珠幻絮魂。淡到羅浮忘色相，謫來塵世具靈根。洛妃玉骨
風前影，倩女冰姿月下痕。獨立自憐標格異，肯因容易使承恩。

送別

楊柳枝頭飛絮稠，那堪分袂此高樓。闌干十二雲如疊，路程三千水自流。未免有情烟樹黯，相留無計落花愁。送君南浦銷魂處，一夜東風促客舟。

前題

深闌聚散太匆匆，無限襟懷此夜同。歲月儘教愁裏度，粧梳半爲病中慵。惜騰蕉葉捲新雨，飄泊楊枝怨晚風。塔下胭脂花數樹，一時都作可憐紅。

寄理妹

年年常是感離居，兩地相思托鯉魚。今日新愁因共曉，昔時舊恙近何如？小窗蛩語傷時暮，別院雞聲破夢初。惆悵寸懷言不盡，幾回涕淚濕衣裾。

前題

錦鱗杳杳雁沉沉，無限愁懷獨擁衾。閨內惟餘燈作伴，欄前幸有月知心。數聲落葉鳴空砌，一點無聊托素琴。輸與花枝稱姊妹，不堪遙聽暮江砧。

贈盟姊吳芝瑛字紫英

曾因同調訪天涯，知己相逢樂自偕。不結死生盟終泛，和吹塤箎韻應佳。芝蘭氣味心心印，金石襟懷默默諧。文字之交管鮑誼，願今相愛莫相乖。

和徐小淑女弟見贈元韻

素箋一幅特相遺，字字簪花見俊姿。麗句天生謝道韞，史才人目漢班姬。愧無秦鼎英雄骨，辜負陽春絕妙辭。我欲期君爲女傑，黃龍飲罷共吟詩。

寄友書題後

分離未見日相思，何事魚鱗雁羽遲？慰我好憑三寸管，寄君惟有七言詩。風霜異國身無恙，花月僑鄉樂可知。引領尺書從速降，還將時局訴毛錐。

重過女伴芷香居時芷香已作古人矣

回首粧臺遺響沉，舊遊景物怕重尋。人何曾在簾猶掛，花正開時草尙深。素燭雙添今昔感，東風一片別離心。欄干敲遍紗窗下，鸚鵡無言淚滿襟。

舊遊重過有不勝今昔之感

舊時景物舊時樓，今日重來宿雨收。山庭花草猶如是，故國親朋好在不？南地音書頻阻隔，東方烽火幾時休？不堪登望蒼茫裏，一度憑欄一度愁。

前題口號

去年曾此踏青來，聯袂堤邊印碧苔。並語却憐花樣異，同心正好別情催。題愁壁上詩猶昔，留約閨中人未回。獨自沉吟欲求友，林間愧乏左芬才。

乍別憶家

遠隔慈幃會面難，分飛湘水雁行單。補天有術將誰倩？縮地無方便我嘆。拚却疎慵愁裏度，那禁銷瘦鏡中看。簾前勾樣昏黃月，料得深閨也倚欄。

題瀟湘館集二章

聞道才華衆不如，蛾眉飽讀五車書。家傳醉草雲烟富，吟入香蘭綺思摠。四壁牙籤詳亥豕，一門詩友盡璠璣。登龍喜遂瞻韓愿，何日重停問字車？

幼婦新詞媿不如，佳篇重把手難除。千尋翠色供詩筆，一派湖山作畫圖。博士聲華蘇氏錦，絳仙才調衛娘香。風流文采教占盡，羨煞胸多記事珠。

題樂天詞丈春郊試馬圖有序

甲辰南歸，適見南海樂天詞丈有春郊試馬圖之詠，一時和作如林，無美不備。自志謫陋，謹和二律；興之所至，未能步原韻也。

白堤蘇柳綠絲絲，正是詞壇縱馬時。三月鶯花千里夢，半林風月一囊詩。元龍湖海增豪氣，庾信關山寄遠思。可向此君堂畔過，瓣香親拜水仙祠。

長亭話別太匆忙，衫影鞭絲映夕陽。百戰乾坤成感慨，十年脂粉劇蒼茫。樓頭烟雨新詩句，風月情懷舊酒場。楚尾吳頭渺何處，自攜書劍去扶桑。

題郭詔白（宗熙）湘上題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韻二章

江南又見賀方回，遮莫樽前擊鉢催。子夜豪歌瓊樹膩，卯橋風月鳥聲哀。由來名士耽詩酒，從古江山助逸才。領略梅花與岩翠，暗香濃綠筆端來。

賈傅祠前載酒回，新聲纔賦絃催。二分明月珠簾捲，十丈勞塵畫角哀。繡虎漫拋

詞客刀，聞雞好奮濟川才。他年書勒燕然石，應有風雲繞筆來。

申江題壁

一輪航海又南歸，小住吳淞願竟違。馬足車塵知己少，繁弦急管正聲希。幾曾涕淚傷時局，但逐豪華鬪舞衣。滿眼俗氛憂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重上京華申江題壁

又是三千里外程，望雲回首倍關情。高堂有母髮垂白，同調無人眼不青。懊惱襟懷偏泥酒，支離情緒怕聞鶯。疎枝和月都消瘦，一枕淒涼夢不成。

自題小照男裝

儼然在望此何人，俠骨前生悔寄身。過世形骸原是幻，未來境界却疑真。相逢恨晚情應集，仰屋嗟時氣益振。他日見余舊時友，爲言今已掃浮塵。

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韻

漫云女子不英雄，萬里乘風獨向東。詩思一帆海空闊，夢魂三島月玲瓏。銅駝已陷

悲回首，汗馬終慙未有功。如許傷心家國恨，那堪客裏度春風。

感時二首

忍把光陰付逝波，這般身世奈愁何！楚囚相對無聊極，樽酒悲歌淚涕多。祖國河山類入夢，中原名士孰揮戈？雄心壯志銷難盡，惹得旁人笑熱魔。

煉石無方乞女媧，白駒過隙感韶華。瓜分慘禍依眉睫，呼告徒勞費齒牙。祖國陸沉人有責，天涯飄泊我無家。一腔熱血愁回首，腸斷難爲五月花。

東茶君三首

飄泊天涯無限感，有生如此復何歡！傷心鐵鑄九州錯，棘手棋爭一着難。大好江山供醉夢，催人歲月易溫寒。陸沉危局憑誰挽，莫向東風倚斷欄。

危局如斯百感生，論交撫案淚縱橫。蒼天有意磨英骨，青眼何人識使君？嘆息風雲多變幻，存亡家國總關情。英雄身世飄零慣，惆悵龍泉夜夜鳴。

河山觸目盡生哀，太息神州幾霸才。牧馬久驚侵禹域，蟄龍無術起風雷。頭顱肯使

閑中老，祖國寧甘劫後灰。無限傷心家國恨，長歌慷慨莫徘徊。

失 題 應題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圖

萬里乘風去復來，隻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羣才。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感 懷

莽莽神州嘆陸沉，救時無計愧偷生。搏沙有愿興亡楚，博浪無椎擊暴秦。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經營恨未酬同志，把劍悲歌涕淚橫。

黃海舟中感懷二首

片帆高掛渡滄溟，回首河山一髮青。四壁波濤旋大地，一天星斗拱黃庭。千年劫燼灰全死，十載淘餘水尙腥。海外神仙渺何處，天涯涕淚一身零。

聞道當年鏖戰地，至今猶帶血痕流。馳驅戎馬中原夢，破碎河山故國羞。領海無權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讐。天風吹面冷然過，十萬雲烟眼底收。

失題

祖國沈淪感不禁，閑來海外覓知音。金甌已缺總須補，爲國犧牲敢惜身。不嗟險阻嘆飄零，關山萬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春日偶占

春色依依映碧紗，窗前重發舊時花。燕兒去後無消息，寂寞當年王謝家。

春寒

料峭春寒懶啓窗，重簾猶是冷難降。臨風祇有呢喃燕，花外分飛小語雙。

春寒看花

憑欄默默咒風姨，幾度空勞裁護旗。纔見萌芽兩三葉，又教雪壓要霜欺。此句有寄託

踏青記事四章

女隣寄到踏青書，來日晴明定不虛。粧物隔宵齊打點，鳳頭鞋子繡羅襦。
曲徑珊珊芳草茸，相攜同過小橋東。一灣流水無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紅。

柳陰深處囀黃鸝，芳草萋萋綠滿堤。笑指誰家樓閣好，珠簾斜捲海棠枝。
西隣也爲踏青來，攜手花間笑語纒。昨日卿經賈傅祠，今朝儂上定王臺。

剪春羅

二月春風機杼勞，嫣紅染就不勝嬌。而今花樣多翻覆，勸爾留心下剪刀。

春 暮

棟花風信亂吹衣，小倚圍欄對晚暉。燕子不來春已暮，桃花柳絮逐翻飛。

重陽誌感

容易東籬菊綻黃，却教風雨誤重陽。無端身世茫茫感，獨上高樓一舉觴。

分韻賦柳

獨向東風舞楚腰，爲誰顰恨爲誰嬌？灞陵橋畔銷魂處，臨水傍堤萬萬條。

蘭 花

九畹齊栽品獨優，最宜簪助美人頭。一從夫子臨軒顧，羞伍凡葩鬪豔儔。

玫瑰

聞道江南種玉堂，折來和露鬪新粧。却疑桃李誇三色，得占春光第一香。

桃花

豔色穠芳夾岸栽，苧蘿溪水灑澗迴。料因王母瑤池滴，獨向深閨仕女開。

杜鵑花

杜鵑花發杜鵑啼，似血如硃一抹齊。應是留春留不住，夜深風露也含淒。

芍藥

開遍嫣紅白雪枝，銷魂底事喚將離。年來景色渾銷瘦，減却腰間金帶圍。

秋海棠

栽植恩深雨露同，一叢淺淡一叢濃。平生不藉春光力，幾度開來鬪晚風。

菊

鐵骨霜姿有傲衷，不逢彭澤志徒雄。天桃枉自多含妒，爭奈黃花耐晚風。

殘菊

嶺梅開候曉風寒，幾度添衣怕倚欄。殘菊猶能傲霜雪，休將白眼對人看。

梅

開遍江南品最高，數枝庾嶺占花朝。清香猶有名人賞，不與夭桃一例嬌。

梅十章

本是瑤臺第一枝，謫來塵世具芳姿。如何不遇林和靖，飄泊天涯更水涯。
桃姨杏妹嫁東風，玉砌珠欄曉日籠。可憐憔悴羅浮客，獨立零霜利雨中。
舉世競言紅紫好，縞衣素袂豈相宜。天涯淪落無人惜，憔悴欺霜傲雪姿。
欲憑粉筆寫風神，俠骨稜稜畫不真。未見師雄來月下，如何却現女郎身？
難憑健步一枝安，宋相端嚴見亦難。惆悵夜深風露冷，有誰同倚碧闌干？
東閣當年盛舊遊，休言清福幾生修。自憐風骨難諧俗，到處逢迎百不售。
漫勞江北憶江南，淡泊由來分已甘。吟得百花頭上句，又同霜雪鬪春葩。

回思何遜太風豪，每遇花時折柬招。留得琳瑯千萬句，錦函雙繫碧絲縈。
一度相逢一度思，最多情處最情癡。孤山林下三千樹，耐得寒霜是此枝。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瓊樓傍古岑。標格原因獨立好，肯教富貴負初心。

詠燕

飛向花間兩翅翔，燕兒何用苦奔忙！謝王不是無茅屋，偏處盧家玳瑁梁。

惜鸞

鸚鵡身材何渺小，常因巧語主人歡。檻鸞誰解憐文彩，長自臨風惜羽翰。

風雨口號

多病休登花外樓，一番風雨一番愁。啣泥燕子多情甚，小語依依傍玉鈎。

喜雨漫賦

淵龍酣睡誰驅起，飛向青天作怒波。四野農民皆額首，名亭直欲繼東坡。

秋日感別二章

昨宵猶是在親前，今日相思隔楚天。獨上曝衣樓上望，一回屈指一潸然。已是秋來無限愁，那禁秋裏送離舟。欲將滿眼汪洋淚，並入湘江一處流。

望鄉

白雲斜掛蔚藍天，獨自登臨一悵然。欲望家鄉何處似，亂峯深裏翠如烟。

月夜懷故人

料峭霜風夜氣寒，深閨珍重絮衣單。伯牙焦尾音何渺，皓月團圓不忍看。

季芝姊以詩相慰次韻答之二章

雲箋一紙忽還飛，相慰空勞尖筆揮。已拚此身填恨海，愁城何日破重圍？連牀夜雨思當日，回首誰憐異昔時。煉石空勞天不補，江南紅豆子離離。

寄季芝三章

腸斷魂銷子野歌，知心鍾子隔山河。年來自笑無他事，纏繞愁魔更病魔。金蘭義氣薄雲天，一別迢迢又數年。欲見恨無懷夢草，空勞腸斷衍波箋。

想思不見獨傷神，無限襟懷托錦鱗。爲問粵東吳季子，千金一諾等行人。

贈曾筱石

一代雕蟲出謝家，天教宋玉住章華。秋風捲盡湖雲滿，桂籟留馨開細花。
曲屏徙倚見珠衣，離合神光花際飛。石竹礙簾苔印澀，赤簫攜手并斜暉。
挂席南來楚水清，遙聞奇論稱簪纓。蓮裳何幸逢文苑，廣樂流聲下鳳城。
海氣蒼茫刁斗多，微聞繡轡動吳歌。綠蛾蹙損因家國，繫表名流竟若何。

上陳先生（梅生）索書室聯

如雷久耳右軍名，問字愁難列講庭。欲乞一聯奇麗筆，閨中曾讀養鵝經。

題松鶴圖 季翰平先生之王父小影四章

角巾羽扇舊談兵，笑賦歸來薄宦情。天與榮名兼壽考，吟松飼鶴寄平生。
小坐焚香看鶴嬉，山林幸有謫仙司。勳名浪說凌煙閣，爭是商山歌採芝。
傳家清德有遺經，薰沐披圖仰典型。自恨生來太遲暮，不曾親拜少微星。

清幽如公古亦稀，遺圖猶見靜中機。黃巾剋火神呵護，夜夜靈光逐電飛。

題芝龕記董寅伯之王父所作傳奇八章

今古爭傳女狀頭，紅顏誰說不封侯？馬家婦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
楷撐乾坤女士司，將軍才調絕塵姿；靴刀帕首桃花馬，不愧名稱娘子師。
莫重男兒薄女兒，平臺詩句賜蛾眉。吾儕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百萬軍中救父回，千羣胡馬一時灰。而今浙水名猶在，想見將軍昔日才。
謫來塵世恥爲男，翠鬢荷戈上將壇。忠孝而今歸女子，千秋羞說左寧南。
忠孝聲名播帝都，將軍報國有良姝。可憐不倩丹青筆，繪出娉婷兩女圖。
結束戎粧貌出奇，個人如玉錦駝騎。同心兩女肩朝事，多少男兒首自低。
肉食朝臣盡素餐，精忠報國賴紅顏。壯哉奇女談軍事，鼎足當年花木蘭！

讀書口號

東風吹綠上階除，花院蕭疎夜月虛。儂亦癡心成脉望，畫樓長蠹等身書。

獨坐

獨坐憑窗自校讎，魯魚縱誤倩誰謀？不知炎暑何時去，涼到羅衣覺早秋。

登吳山

老樹扶疎夕照紅，石臺高聳近天風。茫茫灑氣連江海，一半青山是越中。

登宜月樓

住久由來渾是家，異鄉容我傲煙霞。數聲雉笛臨風晚，露濕天桃月影斜。

赤壁懷古

潼潼水勢響江東，此地曾聞用火攻。怪道儂來憑弔日，岸花焦灼尙餘紅。

黃金臺懷古

薊州城築燕王臺，招士以財亦可哀。多少賢才成底事，黃金便可廣招徠。

去常德舟中感賦

一出江城百感生，論交誰可並汪倫？多情不若堤邊柳，猶是依依遠送人。

雜 詠二章

錢塘江上幾回潮，作客年華鬢漸凋。爭似明妃悲出塞，尙留青塚向南朝。
隨珠彈雀總辛酸，蠟箭伺人感百端。飛絮漫天春去也，起來無力倚闌干。

雜 興二章

瓶插名花架插書，數竿修竹碧窗虛。晴明天氣吟詩地，暢好蛾眉作隱居。
羞寫平原乞米書，月明如鏡夜窗虛。爲栽松菊開三徑，門對西湖此地居。

對 酒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洒去猶能化碧濤。

寄 友

何人慷慨語同仇，誰識當年郭解流？時局如此危已甚，閨裝願爾換吳鉤。

杞人憂

幽巡烽火幾時收，聞道中洋戰未休。漆室空懷憂國恨，難將巾幗易兜鍪。

二 秋瑾詞鈔

相見歡

因書拋却金針，笑相評。忘了窗前紅日，已西沉。春衫薄掩簾幙，晚妝新。踏青明日女伴，約隣人。

昭君怨

恨煞回天無力，只學子規啼血。新愁舊恨感千端，拍危欄。枉把欄干拍遍，難訴一腔幽怨。殘雨一聲聲，不堪聽。

子夜歌

花朝過了逢寒食，鬪人最是春時節。窗外草如煙，幽閨懶捲簾。絳桃臨水照，翠竹迎風笑。鶯燕不知愁，相飛傍小樓。

深院月中秋初月皎潔，喜成前調。俄爲雲掩，戲填此解。

凭佇月，坐披風，沉速初焚小語喁。底事嫦娥羞掩態，倩雲深閉廣寒宮。

南浦月前題

喜得蟾光，長天今夜清如水。許多心事，欲訴珠簾底。纔見窺窗，何事匆匆避？聊緣因是，怕看圓影，勾起離人思。

憶蘿月前題

桂香初墜，袖角清芬染。何故寒簧梳洗嬾，纔得奩開重掩？多事却笑雲癡，不肯現出常儀。定教十分圓了，綠窗方許人窺。

醜奴兒望家書未至

困人天氣日徘徊，慵掃蛾眉，懶插金釵，蕉葉爲心捲未開。沉沉所事掛胸懷，劃遍爐灰，倚遍廊迴，盼煞音書雁不來。

菩薩蠻寄女伴

堪憐一片簾前月，不照歡娛照離別。雲樹思悠悠，無情湘水流。一山相隔遠，欲

見何由見？含筆費商量，愁和更漏長。

又

寒風料峭侵窗戶，垂簾懶向迴廊步。月色入高樓，相思兩處愁。聊將心上事，托付浣花紙。若遇早梅開，一枝應寄來。

羅敷媚春

寒梅報道春風至，鶯啼翠簾，蝶飛錦簷，楊柳依依綠似烟。桃花還同人面好，花映前川，人倚秋千，一曲清歌醉綺筵。

減字木蘭花夏

又送春去，子規啼徹庭前樹。夏晝初長，紈扇輕攜納晚涼。含桃落盡，鶯語心驚蝶褪粉。浴罷蘭泉，斜插素馨映翠鈿。

玉交枝秋

金針度，晚粧初罷陳瓜果。陳瓜果，無限心事，背人偷訴。夜深小凭欄干語，塔

前促織聲淒楚。聲淒楚，笑倩同儔，不如歸去。

更漏子冬

起嚴霜，悲畫角，寒氣冷侵重幕。爐火豔，酒杯乾，金貂笑倚欄。雲漠漠，風瑟瑟，飄盡玉堦瓊屑。疎蕊放，暗香來，窗前開早梅。

清平樂花朝是日風雨大作

花朝序屆，風雨多勾礙。鶯兒窗外啼無奈，誤了踏青挑菜。遮莫今歲春遲，風雨相阻良宜。且待桃花放候，清明時節堪期。

浪淘沙秋夜

窗外落梧聲，無限淒清，蛩鳴啾唧夜黃昏。秋氣感人眠不得，細數蠶更。斜月上簾紋，竹影縱橫，一分愁作十分痕。幾陣吹來風乍冷，寒透羅衾。

七娘子

褪紅簾外東風晚，楊柳飛綿春意滿。草肥花瘦，鶯愁蝶怨，空堦似覺聞長嘆。芭

蕉經雨心猶捲，杜鵑聲急沉香斷。好景罕逢，良時苦短，韶光去矣難留戀。

踏莎行

將錦遮花，欄烟護柳，蒼苔小步低徊久。自憐往事惜流年，已忘夜月上窗牖。杏
臉褪紅，桃腮中酒，多情月姊蛾眉縐。拍欄杆欲問東風，明年池館能來否？

又 陶菽

對影喃喃，書空咄咄，非關病酒與傷別。愁城一座築心頭，此情沒個人堪說。志
量徒雄，生機太窄，襟懷枉自多豪俠。擬將厄運問天公，蛾眉遭忌同詞客。

唐多令 秋雨

腸斷雨聲秋，烟波湘水流，悶無言獨上粧樓。憶到今宵人已去，誰伴我，數更籌。
寒重冷衾裯，風狂亂幙鉤，挑燈重起倚熏篝。窗內漏聲窗外雨，頻點滴，助人愁。

臨江仙 中元

秋風容易中元節，霜砧搗碎鄉心，螢聲淒楚不堪聞。空塔梧葉落，銷盡去年魂。

何事眉峯頻鎖翠，愁濃鵲尾慵熏，欄干遍倚悄無人。多情惟有影，和月伴黃昏。

又 題秋燈課詩圖

懿範當年傳畫荻，辛勤慈母兼師，丸熊篝火課兒時。三遷媿孟氏，折屐授羲之。
佳句不辭千遍讀，秋宵真個宜詩，講幃已邈悔生遲。宣文遺誌在，盟手仰儀徽。

又 題李藝垣慕萊堂集

憶昔椿萱同茂日，登堂喜舞萊衣，而今風木動哀思。音容悲已邈，猶記抱兒時。

南望白雲親舍在，故鄉回首淒淒，慕萊堂上徵歌辭。弟昆分兩地，愁讀蓼莪詩。

又

陶荻子夫人邀集陶然亭話別，紫英盟姊作擘窠書一聯，以誌別緒。駒隙光陰，聚無一載，風流雲散，天各一方，不禁黯然，于焉有感。時余遊日留學，紫英又欲南歸。

把酒論文歡正好，同心况有同情，陽關一曲暗飛聲。離愁隨馬足，別恨繞江城。
鐵畫銀鈎兩行字，岐言無限丁寧，相逢異日可能憑。河梁攜手處，千里暮雲橫。

喝火令 題魏春階看劍圖小照

帶月松常健，臨窗卷屢翻，吳鉤如雪逼人寒。想見摩挲三五，起舞白雲搏。短袷
豪挫地，長歌笑劃天，王蘊知己托龍泉。似此襟懷，似此高風雅韻，幸有畫能傳。

意難忘

幽恨無涯，聽歸鴻陣陣，和那棲鴉。爐烟銷秘釵，箔影鬪尖叉。花作檻，柳排衙，
風景足堪誇。暢好是欄干倚處，月滿窗紗。豪情欲縱乘槎，向廣寒宮裏，聽譜紅牙。
須將雙眼拭，俯看萬人家。攀桂樹，玩雲霞，白杵玉無瑕。乞嫦娥分儂丹藥，長駐年
華。

滿江紅 題鄭叔進名沅孤帆細雨下瀟湘圖

尺幅丹青，藏多少辛酸痛淚；想那時簾纖細雨，魂銷帆駛。畫荻歡成歐叔業，導輿
不獲崔邠侍。慟慈暉一去見無從，傷心始。課兒聲，長已矣；思親淚，何時止？賸瀟
湘詩句，蘭閨遺誌。縱有虎頭靈妙筆，難傳仁傑纏綿思。盼何時懿像畫甘泉，榮青史。

又 詞

鷓鴣聲哀，恨此際芳菲都歇；更何堪剩綠含愁，殘紅如泣。香屑已無波弋貢，花魂欲作往年別。想夜深寂寞小庭幽，聞哽咽。舊臺館，餘苔碧；步曲徑，傷陳跡。祇迷離衰草，亂蟲淒切。老我韶華春不管，妒人風雨愁將絕。問青天缺月可常圓，空啼血。

又

中秋夕無月，屈指三年；今年喜見之，不可無詞以記，賦成此解。

客裏中秋，大好是庭前月色。想此夕平分秋景，桂香催發。斗酒休辭花下醉，雙螯喜向樽前列。算蟾光難得似今宵，清輝澈。移籬菊，芬芳接；歌水調，唾壺缺。問樓頭誰倚，玉簫吹徹？風味何人能領略，襟懷自許同圓潔。把幽情自向嫦娥，從容說。

又

骯髒塵寰，問幾個男兒英哲？算只有蛾眉隊裏，時聞傑出。良玉勛名襟上淚，雲英事業心頭血。醉摩挲長劍作龍吟，聲悲咽。自由香，常思爇；家國恨，何時雪？勸吾儕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須思安種類，繁華莫但誇衣袂。算弓鞋三寸太無爲，宜改革。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爲籬下黃花開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殘終破楚，八年風味徒思浙。苦將儂強派作蛾眉，殊未屑。身不得，男兒列；心却比，男兒烈。平生肝膽，因人常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濕。

念奴嬌 寄閩理妹

最無聊賴，是重裘疊幕，嚴寒時候。觀臘吹葭都過了，佳節良時辜負。梅綻紅葩，雪飛白絮，景物還依舊。年年今日，圍爐同把樽酒。而今兩地分飛，幾重雲隔，往事愁回首。最是相思攔不住，又見歲華馳驟。別緒千絲，離情萬縷，寸紙應難剖。何時歸省，窻前相將攜手。

東風第一枝 雪珠

凍霧初含，寒風乍起，時光一霎都變。池塘鶴夢皆迷，聞閣蝦簾不捲。巡簷亂落，似粒粒明珠拋散。笑幻奇手擲麻姑，故弄眼光疑眩。敲冰屑兒童嘻檢，拖雨線天公愁

綰。堆成玉海銀濤，莫覓紅樓翠館。千盤萬積，堪買否韶華重轉？儘圍爐閑理詩牌，瘦了桃花人面。

齊天樂雪

朔風蕭瑟侵簾戶，誰喚玉龍起舞？萬里雲凝，千山霧合，做就一天愁緒。謝家嬌女，正笑倚欄干，欲拈麗句。訪戴舟迴，襟懷多半爲伊阻。應被風姨相妒，任飄盡梨花，催殘柳絮。玉宇瓊樓，珠窗銀瓦，疑在廣寒仙府。清香暗度，知庭角梅開，尋時怕誤。煖閣圍爐，剛好持樽俎。

如此江山

蕭齊女吟愁賦，瀟瀟滴簷剩雨。知己難逢，年光似瞬，雙鬢飄零如許。愁情怕訴，算日暮窮途，此身獨苦。世界淒涼，可憐生個淒涼女。日歸也歸何處？猛回頭，祖國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內容腐敗，沒個英雄作主。天平太瞽，看如此江山，忍歸胡虜？豆剖瓜分，都爲我故土。

翠樓怨

題王澤寰亡姬吳氏遺像。因庚子兵燹，此像失之；後其友朱望清見於市上，贖回歸之。

寂寞庭寮，喜飛來畫軸，破我無聊。試展朝雲遺態，費維摩幾許清宵。紫玉烟沈，驚鴻影在，尸劫紅羊迹未銷。賴有故人高誼，贖得生綃。環佩聲遙，縱歸來月下，魂已難招。故劍珠還無恙，黃衫客風韻偏豪。自敍烏闌，遍徵紅豆，替傳哀怨譜離騷。但恐玉簫難再，愁煞章臺。

望海潮 送陳彥安孫多璉二姊回國

惜離多思，傷時有淚，內緇外侮交訐。世局堪驚，前車可懼，同胞何事惜憐！感此獨心忡。羨中流先我，破浪乘風。半月比肩，一時分手嘆匆匆。從今勞燕西東。算此行歸國，立起疲癯。智欲萌芽，權猶未復，期君力挽頽風，化瘡學應隆。仗燦花蓮舌，啓聵振聵。喚起大千姊妹，一聽五更鐘。

金縷曲 送季芝女兄赴粵

淒唱陽關疊；最傷心渭城風雨，灞陵柳色。正喜閨中酬韻事，同凭欄干佇月，更訂了同心蘭牒。笑倩踏青攜手處，步蒼苔賭印雙弓跡。幾時料，忽忽別。羅襟淚漬凝紅血。算者番愁情恨緒，重重堆積。月滿西樓誰伴我？祇有簫聲怨咽，恐夢裏山河猶隔。事到無聊頻轉念，悔當初何苦與君識。萬種情，一枝筆。

賀新涼 戲賀佩妹合巹

吉日良時卜，鏡臺前麗娥粧就，早辭金屋。恰是銀河將七夕，一夜橋成烏鵲，引鳳曲雙和玉竹，屈指倚欄翹望處，計官衙今日花生燭。遙把那，三多祝。藍橋玉杵緣圓足。人爭道郎才女貌，天生嘉淑。却扇筵開嬌欲並，暗裏偷回羞目，佐合巹更饒芳卮。添個吟詩仙伴侶，譜新伴因滿芙蓉牘。初學畫，雙眉綠。

三 秋瑾歌曲

歎中國

歎我國不及西國好，歎古時興盛現蕭條。豈是蒼蒼不鑒我，故而把這毒霧塞空霄。
我同胞賦性本完美，爲何難把白人超？祇因囚在這黑暗地獄裏，把這聖賢遺裔盡磨銷。

勉女權

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後？願奮然自拔，一洗從前羞恥垢。若安作同儔，恢復江山勞素手。

舊習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獨立占頭儔。願奴隸根除，智識學問歷練就。責任上肩頭，國民女傑期無負。

同胞苦

同胞苦，同胞之苦苦如苦黃連。壓力千鈞難自便，鬼泣神號實堪憐。吁嗟乎！地方虐政猛如虎，何日復見太平年？釐卡遍地如林立，巡丁司事億萬千。兇如豺虎毒如蛇，一見財物口流涎。我今必必興師，掃蕩毒霧見青天。手提白刃覓民賊，捨身救民是聖賢。

同胞苦，同胞之苦苦如苦黃連。暴政四播逞奸蠹，民賊相繼民嗚咽。庚子創禍一二臣，今日同胞受熬煎。賠款四百五十兆，竭我膏脂以付錢。我今必必必與師，掃蕩毒霧見青天。手提白刃覓民賊，捨身救民是聖賢。

同胞苦，同胞之苦苦如苦黃連。苛斂一倍獲數倍，託名賠款自私焉。吁嗟乎！天日慘，鬼氣塞，此罪此惡難洗煎。願我同胞振精神，勿勿勿勿再醉眠！我今必必必與師，掃蕩毒霧見青天。手提白刃覓民賊，捨身救民是聖賢。

同胞苦，同胞之苦苦如苦黃連。鞭笞同胞同犬馬，民賊自待若神仙。煙膏有捐酒有捐，房捐舖捐無不全；襤履之微皆取捐，一草一木不寬便。我今必必必與師，掃蕩毒霧見青天。手提白刃覓民賊，捨身救民是聖賢。

四 秋瑾雜文

嗟夫！我父老兄弟，其亦知今日之時勢爲如何之時勢乎？其亦知今日之時勢有不容不革命者乎？歐風美雨，澎湃逼人；滿賊漢奸，網羅交至。我同胞處於四面楚歌聲裏，猶不自知，此某等爲大義之故，不得不剴切勸諭者也。夫魚遊於釜底，燕處於焚巢，旦夕偷生，不知其危殆，我同胞其何以異於是耶？財政則婪索無厭，雖負盡納稅之義務，而不與人以參政之權。民生則道路流離，而彼方昇平歌舞，侈言立憲，而專制乃得實行。名爲集權，則漢人盡遭剝削，南下兵權，統操於滿奴之手。天下財賦，又欲集之一隅。練兵也，加賦也，種種剝奪，括以一言，制我漢族之死命而已。夫閉關之世，猶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勢，況四鄰逼處，彼乃舉其防家賊媚異族之手段，送我大好山河。嗟夫！我父老兄弟，盍一念祖宗基業之艱難，子孫立足之無所，而深思滿奴之政策耶？某等眷懷祖國之前程，默察天下之大勢，知不容已於革命，用是張我旗鼓，殲彼醜類，爲天下創。義旗指處，是我漢族必表同情也。

革命軍制軍規

芸芸衆生，孰不愛生？愛生之極，進而愛羣。蓋種族之不保，則個人隨亡，此固大義瞭然，毋庸多贅者也。然試叩我同胞以今爲何時，則莫不曰種族存亡之樞紐也。再進而叩以何以可免此存亡之問題，則又瞠然莫對；否卽以政治革命爲極端之進化矣。嗟夫！歐風美雨，咄咄逼人，推原禍始，是誰之咎？雖滅滿奴之種，亦不足以蔽其辜矣。夫漢族沉淪，二百有餘年矣，婢膝奴顏，脅肩他人之宇下，有土地而不自知守，有財賦而不自知用，戴醜夷以爲主而自奴之。彼固儻來之物，初何愛於我輩。所難堪者，我父老子弟耳，生於斯，居於斯，聚族而安處。一旦瓜分實現，彼卽退處藩服之列，固猶始起游牧之族，奈何我父老子弟乃聽之而不問也？年來防家賊之計算，着着進步；美其詞曰立憲，而殺戮之報不絕於書；大其題曰集權，而漢人失勢，滿族梟張。嗚呼！人非木石，孰不愛生而愛羣，逼於不得已，則祇能守一族之利益矣。彼旣棄我種族置之不問之列，則返報之道，亦所當爲，奈何我父老子弟見之不早也？

某等菲薄，不敢自居先知，然而當仁不讓，固亦常以此自勵。今時勢阽危，確見其

有不容已者，爲是大舉報復，先以雪我二百餘年漢族奴隸之恥，後以啓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國。宗旨務光明，而不涉於曖昧；行軍務單簡，而不蹈於瑣細。幸叨黃帝祖宗之靈，得以光復舊族，與衆更始。所有遣派之兵馬，曉諭如左，是我漢族，自當共表同情也。

北路總元帥：統轄各部，北路第一師團司令長，第二，第三；中路總元帥：統轄各部，中路第四師團司令長，第五，第六；南路總元帥：統轄各部，南路第八師團司令長，第九師司令長。

軍職等級：分八軍，用「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字以編制之。統帶光字軍大將，統帶光字副將，行軍參謀，行軍副參謀，光字中軍，光字左軍，光字右軍，光字中佐，光字左佐，光字右佐，光字中尉，光字左尉，光字右尉；復字同上；漢字同上；族字同上；大字同上；振字同上；國字同上；權字同上。

服制：衣短衫，對襟黑色。包頭布，白色。兵士，白月中書「光」字，餘類此。

肩章：~~白~~書左右字樣，並書號碼。自大將以至佐尉等，皆用胸帶，（如西洋懸掛寶星之斜胸帶）：以顏色分別等差，黃色爲首，白次之，紅又次之，淺藍又次之。

旗：用白色，中大書黑色「漢」字。

順旗：小三角形，內書「復漢」二字，黃地黑字，並蓋圖印。

鈴記：長方形，暫用木。

令：用竹牌，計八支，面書「光復」等八字之合同，（兩支合寫）；一支由統帶執守，一支由營執守，以證傳令者之真偽。

文書：用暗碼，緊要事照電碼加五十號，以防洩漏。

某宮人傳

宮人世居湖州南門外道場山中，乃父若祖名號職業均未之知，宮人名亦未悉，惟以應選入宮，咸以宮人稱之焉。姿容麗都，秉性靈絕，工詩譜畫，且善詞令。入宮以後，

經時未幾，卽爲懷宗所愛悅，命侍公主。公主待之，傾蓋如故，出入寢膳，莫不與俱，感情固結，如漆如膠，形影相依，不使偶離。兩小無猜，固爲人間樂事，不意宮人於此與公主俱，雖似十分快樂，倘一相離，必披髮大叫，痛哭不已。

小家碧玉，燕處深宮，旣得懷宗之歡心，又與公主深相契合，彼獨何心，背人號哭？詎以深宮恆寂寞，無計度芳春，萬斛深情心忐忑，有無語怨東風之意，不禁洒此冷淚歟？抑以身列宮娥，一切舉止，不甚自在，有寄人籬下總低頭之感慨，不禁爲之嗚咽歟？亦以流寇猖獗，小醜跳梁，廷臣昏憤，國幾淪於異族，不忍見亡國滅種之慘劇，滿腔牢怨，無處發洩，悲從中來，爰爲啜泣。觀其對王承恩之所言：「文武官員，徒耗國家餉糈，徒負封疆重任，非惟不能報効同胞，且任彼宵小，依賴他族，倒戈相向，無上可惡，較彼虎狼毒蛇，殆又過之。恨我身爲婦人，又乏尺寸之權，不克効死疆場，爲民請命。然矢志彌堅，誓不作異族僕妾，貽祖宗羞，却非彼氣燄赫赫，身膺重任，天生一副奴隸根性，不知忠孝廉恥爲何物者所得相比擬。設一旦事急，我必以身殉國，不使負

七尺軀。王公王公，牢記我言，疇看我伏劍之日。」等語，愛國熱誠，真溢於辭吐間矣。嗚呼偉哉！且靈敏之神經球，放活潑之哀的羅，精密觀察，料事如神，曾不幾時，果有三月十九之變。悲乎！我國民對之，當起何種之感情乎？

是日也，李賊等衆攻陷京城，懷宗見勢不佳，計無所出，既不能摧彼暴徒，又不忍爲彼凌辱，爰使子女妻妾皆以身殉，而自縊於煤山。嗚呼！太祖數年血戰方得奪回之一片錦繡山河，至此復喪失矣。無上悽慘，卽今思之，不禁爲之心裂焉。宮人於此目覩種種慘狀，熱心團結，誓必除此公敵，拯救同胞，心緒萬端，殫思良策。正躊躇間，忽聞公主呼曰：「父皇欲命我死，斫我左臂，一時昏志。不意睫下竟蘇，爾等速卽刃我，免致爲賊所害。」乃卽生一計曰：「公主勿爾，請以衣服易我，當替公主死。」又曰：「事不宜遲，勿稍因循坐誤。」且囑何新負公主走，再三叮囑，語極誠摯。公主亦無如何，遵彼而行。於是宮人乃衣公主衣，避於井中。

時李氏之兵蜂擁入宮，猝見井中有人，便卽吊出。觀其衣服華美，不敢慢侮，獻諸

自成。自成悅甚，擬以爲妾；既復送與羅將軍。羅將軍者，自成之心腹人也。當時自成以宮人與彼，寸衷喜悅，達於極點。而同營諸人，咸爲設酒慶賀。席上種種恭維語，或則贊伊忠勇，或則誇伊幸福，此唱彼和，充填耳竅。羅益開懷暢飲，不覺酩酊大醉而散席；入房，又爲宮人纏住，連盡數觴，使之腦勢驟增，神經昏亂，和衣倒睡。

宮人見羅睡倒，屏除僕人，扃閉門戶，潛將酒菜幾品，陳設桌上，以祭先帝及王公之靈，下拜揮淚曰：「我所以冒爲公主者，本欲蠱惑李賊，使即殲除，藉爲我帝報仇。不意是志莫償，今至如此。」一語一淚，痛哭逾時。迨祭畢，時已夜半，營中寂靜，鴉雀無聲。啓帳視羅，鼾聲隆隆，十分酣睡，因卽捲袖攜刀，刺彼喉際。羅旣受刺，猶能躍身而起，大聲呼救。宮人恐不能敵，致爲彼制，拚命亂戳，直至羅頭落方罷。洎衆賊聞聲來救，破門而入。宮人乃痛罵一番，舉刀自刎。

偉哉宮人！其愛國之熱心如此，其思想之毅烈也如此，其魄力之圓滿也如此。彼李賊旣墜術中，旋復變計，宮人之志，抵死莫償，致一片錦繡山河，間接而淪於異族，神

明華胄，悉爲他家奴隸，萬劫不復，迄於今茲。嗚呼哀哉！胡天不弔，事至於此！雖然，天道無劓而不復，吾人無困而不亨，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同胞姊妹，連袂而起，勿使宮人專美於前焉可也。竟宮人志，責在後死，吾輩青年，其可放棄厥責耶？

致某君書

吾與君志相若也，而今則君與予異，何始同而終相背乎？雖然其異也，適其所以同也。蓋君之志，則在於忍辱以成其學；而吾則義不受辱，以貽我祖國之羞。然諸君誠能忍辱以成其學者，則辱也甚暫，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負氣，不能如君等所爲；然吾甚望諸君之無忘國恥也。吾歸國後，亦當盡力籌畫，以期光復舊物，與君相見於中原。成敗雖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餘生，則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卽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復之事，不可一日緩。而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後，若沈懋德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願與諸君交勉之！

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

君居鄉閭，妹游海國，覲面無從，想思日切。久欲上書，因無閒暇。今聞貴學堂遭頑固破壞，然我諸姊妹切勿因此一挫，自頽其志，而永永沉埋男子壓制之下。欲脫男子之範圍，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學不可，非合羣不可。東洋女學之興，日見其盛，人皆執一藝以謀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無坐食之人，其國焉能不強耶。我諸姊妹如有此志，非游學日本不可。如願來者，妹處俱可照拂一切。妹欲結二萬萬女子之團體學問，故繼與共愛會，名之曰實行共愛會，公舉陳擷芬，而妹任招待。寄呈章程三十張，望不妄處刪改，並請推擴如何？

中國女報發刊辭 民國紀元前六年

世間有最悽慘最危險之二字，曰黑闇。黑闇則無是非，無聞見，無一切人間世應有之思想行爲等等。黑闇界悽慘之狀態，蓋有萬千不可思議之危險。危險而不知其危險，是乃真危險；危險而不知其危險，是乃大黑闇。黑闇也，危險也，處身其間者，亦思所

以自救以救人歟？然而沈沈黑獄，萬象不有，雖有慧者，莫措其手。吾若置身危險生涯，施大法力，吾毋寧脫身黑闇世界，放大光明，一盞神燈，導無量衆生，盡登彼岸，不亦大慈悲耶？夫含生負氣，孰不樂生而惡死，趨吉而避凶。而所以陷危險而不顧者，非不顧也，不之知也。苟醒其沈醉，使驚心萬狀之危險，則人自爲計，寧不勝於我爲人計耶？否則雖灑遍萬斛楊枝水，吾知其不能盡度世人也。然則曷一念我中國之黑闇何如？我中國前途之危險何如？我中國女界之黑闇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險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憮然起，予乃奔走呼號於我同胞諸姊妹，於是而有中國女報之設。

夫今日女界之現象，固於四千年來黑闇世界中稍稍放一線光矣，然而茫茫長路，行將何之？吾聞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苟不確定方針，則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殷鑑不遠，觀十年來我中國學生界之現狀可以知矣。當學堂不作，科舉盛行時代，其有毅然舍高頭講章，稍稍習外國語言文字者，詎不曰新少年，新少年。然而大道不明，真

理未出，求學者類皆無宗旨，無意識，其效果乃以多數聰穎子弟，養成謬譯買辦之材料，不亦大可痛哉？十年來此風稍息，此論亦漸不聞；然而吾又見多數學生，以東瀛爲終南捷徑，以學堂爲改良之科舉矣。今日且考試留學生，某科舉人某科進士之名稱，又喧騰於耳矣。自茲以後，行見東瀛留學界，蒸蒸日上盛矣。嗚呼！此等現象進步歟？退步歟？吾不敢知。要之此等魔力，必不能混入我女子世界中。我女界前途，必不經此二階級，是吾所敢決者。然而聽晨鐘之初動宿醉未醒，睹東方之乍明睡覺不遠，人心薄弱，不克自立，扶得東來西又倒，於我女界爲尤甚。苟無以鞭策之，糾繩之，吾恐無方針之行駛，將旋於巨浪盤渦中以沈溺也。然則具左右輿論之勢力，擔監督國民之責任者，非報紙而何？吾今欲給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爲女界之總機關。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爲醒獅之前驅，爲文明之先導，爲迷津筏，爲閨室燈。使我中國女界中放一光明燦爛之異彩，使全球人種，驚心奪目，拍手而歡呼。無量願力請以此報創，吾願與同胞共勉之！

演說詞

我的最親愛的諸位姊姊妹妹呀！我雖是個沒有大學問的人，却是個最熱心去愛國愛同胞的人。如今中國不是說有四萬萬同胞嗎！但是那二萬萬男子，已漸漸進了文明新境界了，知識也長了，見聞也廣了，學問也高了，身名是一日一日的進步了，這都虧得從前書報的功效，今日到了這地步，你說可羨不可羨呢？所以人說書報是最容易開通人的知識的呢。

唉！二萬萬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萬萬女同胞，還依然黑闇沈淪，在十八層地獄，一層也不想爬上來。足兒纏得小小的，頭兒梳得光光的，花兒朵兒札的鑲的戴着，綢兒緞兒滾的盤的穿着，紛兒白白脂兒紅紅的搽抹着，一生祇曉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兒是柔柔順順的媚着，氣兒是悶悶的受着，淚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結結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試問諸位姊妹，爲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還有那安富尊榮家資廣有的女同胞，一呼百諾，奴僕成羣，一出門，真個是前呼後擁，榮耀得了不得；在家時頤指氣使，威闊得了不得。自己以為我的命好，前生修到，竟靠着好丈夫，有此尊享的日子。外人也就嘖嘖稱羨，某太太好命，某太太好福氣，好榮耀好尊貴的讚美。却不曉得他在家裏，何嘗不是受氣受苦的，這些花兒朵兒，好比玉的鎖金的枷；那些綢緞，好比錦的繩繡的帶，將你束縛得緊緊的；那些奴僕，直是牢頭的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說，就是問官獄吏了，凡百命令皆要聽他一人喜怒了。試問這些富貴的太太奶奶們，雖然安享，有沒有一毫自主的權柄咧？總是男的占主人的位子，女的處了奴隸的地位。為着要倚靠別人，自己沒有一毫獨立的性質，這個幽禁閨中的囚犯，也就自己都不覺得苦了。

阿呀，諸位姊妹！天下這奴隸的名兒，是全球萬國沒有一個人肯受的，為什麼我姊妹却受得恬不為辱呢？諸姊妹必說我們女子不能自己掙錢，又沒有本事，一生榮辱，皆要靠着夫子，任受諸般苦惱，也就無可奈何，祇好說命也這句沒志氣的話了。唉！但凡

一個人，只怕自己沒有志氣，如有志氣，何嘗不可求一個自立的基礎，自活的職業呢。如今女學堂也多了，女工藝也興了，但學得科學工藝，做教習，開工廠，何嘗不可自己養活自己呢。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來呢，可使家業興隆；二來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無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歸來得家族的歡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夫妻攜手同遊，姊妹聯袂而語，反目口角的事都沒有的。如再志趣高的，思想好的，或受高等的名譽，或為偉大的功業，中外稱揚，通國敬慕。

這樣美麗文明的世界，你說好不好？難道我諸姊妹，真個安於牛馬奴隸的生涯，不思自拔麼？無非僻處深閨，不能知道外事，又沒有書報，足以開化知識思想。就是有個女學報，只出了三四期，就因事停止了。如今雖然有個女子世界，然而文法又太深了，我姊妹中不懂文字的，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淺的報，尚可同白話的念念，若太深了，簡直不能明白呢。所以我辦這個中國女報，就是有感於此，內中文字，都是文俗並用的，以便姊妹的瀏覽，却也就算為同胞的一片苦心了。

惟是凡辦一個報，如經費多的，自然是好辦，如沒有錢，未免就有種種爲難。所以前頭想集萬金股本（二十元做一股），租座房子，置個機器，印報編書，請撰述編輯執事各員，像像樣樣，長長久久的辦一辦，也不枉是中國女報，爲二萬萬女同胞生一生色；也算我們不落人後，自己也能立個基礎，後來諸事要便利得多呢。就將章程登了中外日報，併將另印的章程，分送各女學堂，想諸位姊妹，必已有看過的了。然而日子是過得不少了，入股的除四五人以外，連問都沒有問起。我們女界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想起來實在痛心呢。我說到這裏，淚也來了，心也痛了，筆也寫不下去了。但這中國女報，不就是這樣不辦嗎？却又不忍使我最親愛的姊妹，長埋在這樣地獄中，只得勉強湊點經費，和血和淚的先辦起來，供諸姊妹的賞閱。今日雖然出了首冊，下期再勉力的做去，但是經費很爲難呢。天下凡百事，獨力難成，衆擎易舉，如有熱心的姊妹，肯來協助，則中國女報幸甚！中國女界幸甚！

第三篇 參考資料

一 秋瑾本傳

(一)

秋女士瑾，字璿卿，浙江山陰縣人。女士幼承家學，甫笄，涉通經史，喜爲歌詩，然多感世之辭。年十九，嫁京宦王君，生一子一女，子名沅德，女名燦芝。女士隨王君居京師有年，痛憤庚子之變，以提倡女學爲己任。凡新書新報，靡不披覽，以此深明中外之故，而受外潮之激刺亦漸深。一日，脫簪珥爲學費，別其夫，子身走東瀛留學。時京師諸姊妹與相識者，置酒於城南陶然亭餞之，以壯其行；此光緒三十年某月日事也。

女士既之東，見留學界種種腐敗狀，欲拂衣徑歸，曾於所著中國女報序發之曰：「當學堂未立，科舉盛行時代，其有毅然舍高頭講章稍稍習外國語言文字者，詎不曰新少

年，新少年。然而大道不明，真理未出，求學者類皆無宗旨，無意識，其效果乃以多數聽穎子弟，造成買辦繙譯之材。近十年來，此風稍變，然吾又見多數學生以東瀛爲終南捷徑，以學堂爲改良之科舉矣。今日考試留學生，某科舉人某科進士之名稱，又喧騰於吾耳矣。嗚呼！此等現象，進步歟？退步歟？吾不敢知。要之我女界前途，必不經此二階級，是吾之所敢決者。」又曰：「世間有最悽慘最危險之二字曰黑闇，黑闇則無是非，無聞見，無一切人間應有之行爲思想。彼宅身其間者，亦思所以自救以救人歟？夫含生負氣，孰不樂生而惡死，趨吉而避凶。而所以陷危險而不顧者，非不顧也，不之知也。苟醒其沉醉，使驚心萬狀之危險，則人自爲計，寧不勝於爲人計耶？」又曰：「吾欲結二萬萬人團體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迅，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爲醒獅之前驅，爲文明之先導。」其與人上下議論多類此。

女士性伉爽，遇有不達時務者，往往面折庭爭，不稍假借，以此人多銜之。甚或舉俄之蘇菲亞，法之羅蘭夫人以相擬，女士亦漫應之，自號曰鑑湖女俠云。

三十一年秋，女士自東歸，過滬，聞母喪，倉皇歸里。旋應大通學校之聘爲教師。

大通學校者，女士同鄉人徐錫麟所創辦也。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徐錫麟之獄起於皖，浙中大吏指女士爲同黨，殺之，年三十有一。（吳芝瑛秋女俠傳）

(二)

秋瑾，字璿卿，浙江紹興人也。家世仕宦，故君生於閩。稍長，讀書通大義，嫻於詞令，工詩文詞，著作甚美。又好劍俠傳，習騎馬，善飲酒，慕朱家郭解之爲人，明媚倜儻，儼然花木蘭秦良玉之倫也。旋客遊湘潭。湘有富紳王氏，方爲子求婚，聞其賢，聘之，因適王氏，爲王廷鈞婦。生男女各一，男曰沅德，女曰燦芝。而廷鈞納資爲郎，偕君入京師，因得識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吳夫人芝瑛。文采昭曜，盛極一時，見者咸驚以爲珊瑚玉樹之齊輝而並美也。

時天下喪亂，內外交關，而中朝政治，日益窳敗，士習民風，奢侈踰度，競爲靡靡，幾忘國勢之日落，而深讎大恥之亟宜報也，因日夜戚戚。至甲辰夏，遽脫所御章服

及裳珮之屬，悉贈諸芝瑛，而東赴日本留學焉。會孫中山先生方創同盟會於江戶，以君抱負弘遠，首邀之入會。自是君更字競雄，號鑑湖女俠，日以物色人材爲職志。江浙志士之與君相識者，咸因君介紹，而同盟會乃大擴張。間又與女士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隆譽日起。留東學子慕君者衆，每大會集，輒邀君與俱。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必振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盪人心魂，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

當是時，留東學生日益多，其議論咸慷慨激烈，以革命爲歸。清廷患之甚，陰嗾日本禁止之，於是日校乃訂取締留學規則。事聞，學子大噪，君尤憤甚，率同志歸。因得識石門徐夫人自華，留主潯溪女學，許異姓骨肉焉。是夏之浙東，陰求死士，得呂東昇諸人。還至南潯，定計將往爪哇，會病未果，因留上海，居虹口厚德里，爲同盟會員往來通問地。嘗與陳墨峯同造炸彈，忽藥性爆裂，聲震屋瓦，君與墨峯皆被創甚。里巷驚駭，幾爲警兵所逮，以無左證得免。遂發刊中國女報，識者踴焉。

明年丁未，歸紹興，主明道女學，及大通體育會。體育會者，徐錫麟之所創，而君爲之主持者也。時徐方在皖圖大舉，故君亦往來吳越間，以爲之備。因日部署其衆，得數千人，悉編定之爲八軍，曰「光復漢族大振國權」，統名之曰光復軍。每軍，自大將副將，行軍正副參謀，以迄中左右軍，中左右佐尉各職，咸設置之如制。又爲軍服，自大將以至佐尉，均黑色，對襟短衣，白布包頭，並加胸帶，（如西洋懸掛寶星之斜胸帶）；以色爲等差，黃者居首，白次之，紅又次之，淺藍又次之。兵士則於白月中，書其隸之軍字以爲別，（例如光字軍兵士書光字是也）。肩章於白月中，書中左右等字及號數以爲別。旗幟尙白，中標漢字，黑色。順旗則書復漢，黃地黑字。並文書勅令鈐記之屬，咸規定之無所遺。別鎔金爲約指二十八枚，鑄詩其上曰：「黃河源溯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神胄是天驕。」殞諸魁傑，以爲口號。於是以徐錫麟爲光復軍首領，君爲協領，而張恭等爲分統云。

五月練成，乃招選得壯士三十二人，編定爲敢死隊，以周華昌俞煒葉頌清率之赴杭

州。華昌又別召部下二百人駐江干，伺動靜爲內應。而皖事遽敗，金華一軍亦稍洩漏，君雖痛甚，然業已無如之何。迺益示鎮定，戒勿驚擾，遂密遣其衆他去，而已獨居大通學校以俟之。郡人有胡道南者，夙與言忤，至是竟輸其情於紹興知府貴福。貴福者，虜人也，聞之，急星夜渡江至杭州，白諸巡撫張曾敷。曾敷以詢湯壽潛張美翊，曰：「信。」遂遣兵捕之。君用不免，踰日，殺之古軒亭口，時六月六日黎明也。有見之者，謂初終無所供，惟於刑庭，書「秋雨秋風愁殺人」句而已。悲夫！

陳去病曰：自徐君殉皖之耗聞，余卽爲歌詩弔之。及君耗迭至，余又欲爲追悼，以或人所阻而止。明春戊申，適越，過杭州，會徐夫人方爲君營墓湖上，余因倡爲秋社，以相結合，一時與會諸子咸贊同焉。及詣越過軒亭，始爲文申弔，見聞之者多驚駭相屬，以爲悻悻。余用是知君之屈殺，益信而有徵也。不知漢胡深仇，繫匪旦夕，百年圖報，已覺其怨。而瑾生會稽，聆猿劍之風，勵薪膽之志，其於革命，不亦宜乎！顧瑾卒死者，非以其鋒芒有未斂歟？然而瑾且傳矣，則夫人之欲爲善者，亦奚事而不自壯也。

哉！（陳去病鑑湖女俠秋瑾傳）

二 秋瑾碑記

（一）

君諱瑾，字璿卿，又字競雄，自號鑑湖女俠，越之山陰人也。家世仕宦，少長閩中，後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生平坑爽明決，意氣自雄。讀書敏悟，爲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慕朱家郭解爲人。丰貌英美，嫻於辭令，高譚雄辯，驚其座人。自以與時多迂，居常輒逃於酒，然沈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氣復壯甚。

值庚子變亂，時事益亟，君居京師見之，獨慨然太息曰：「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泊甲辰夏，乃東渡海，赴日本肄業。稍暇，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譽日鵲起。東國留學慕君者衆，每際大會，輒以君

一得臨蒞爲榮。而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則振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悲感激切，盪人心魂，人之聞者，未嘗不泣數行下，而襟袖爲之漬也。又好節己費以助人學，從之游者莫不歎服。

居東二歲，而取締事起，學子騷然。君以外權之橫，不忍獨留，亦導同志拂衣歸。歸益引女學爲己任，提倡不遺餘力。主講溇溪學校，教育彌至。有吳生者，艱於資，將中輟，君深慨之，挈往海上，俾成業焉。因留辦中國女報，冀以少警聾瞶；而閨閣荏弱，匡助不聞，經費坐支絀。君經營罔倦，編纂益力，並日冒風雪走求援助，栖栖不以爲苦。烏虜，洵可謂熱心公益而厲世摩鈍者矣！以母喪，乃暫還越。後乃往來吳越間。

至丁未五月，皖中事起，而君方自滬歸，居大通學校。大通者，徐錫麟所興辦，而君素贊成之者。故浙大吏謂君同黨，遽殺之，時六月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烏虜慘已！

迹其行事，不拘小節，放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理法。然其本衷，殊甚端

謹，在稠人廣座，論議鋒發，志節矯然，人輒畏重之，無有敢一毫犯其詞色者。雖愛自由，而範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踰者也。徒以鋒稜未斂，畏忌者半。烏虜，此君之所以死歟？嘗生子女各一，今在湘中。

後七閱月，石門徐自華哀其獄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終，爲約桐城吳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橋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後世，俾知莫須有事，固非徒南宋爲然。而尙想其烈，或將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與岳王墳同不朽云。謹表。（徐自華鑑湖女俠墓表）

(二)

中華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戡定浙江，士庶歡樂。追念成功所自，莫不歌頌諸先烈之首犯大難，有以啓之。而吾鄉先烈，自徐先生錫麟陶先生成章而後，以秋先生瑾爲最著。

民國之初，徐先生祠於西郭，陶先生祠於東湖，各有瞻仰之所；惟秋先生迄無表

章，隆禮闕然。於是邑人王君堯裕等，概念興起，議建祠築亭，永昭功烈；具狀政府言其事，並請款。今中央有不立專祠之決議。旋奉國民政府令，依內政部議，准建風雨亭及紀念碑，其經費由省政府令縣估定籌撥。

令既下，邑人之心大慰。乃遂相度地勢，衆意咸謂軒亭口爲先生正命之地，宜建紀念碑；臥龍山之巔近西南處，可下瞰當年先生拘繫之典史署，宜建風雨亭。鳩工庀材，不日成事。

亭取「秋風秋雨」之句以爲名。詠其詩，想見其爲人，流連憑弔，情不自己。而軒亭口人烟稠密，往來肩摩，覩紀念碑之矗立，尤足以感動羣情，廉頑立懦。蓋必有後人繼起建設，而先烈之勇往犧牲始不虛。然則是碑與亭，固爲革命締造之光，實亦羣衆興奮之劑，宜與徐陶紀念，鼎分輝映云。中華民國紀元十九年三月，蔡元培記。（蔡元培

秋瑾烈士紀念碑）

三 秋瑾逸事

(一)

女士自號鑑湖女俠，生平豪縱尙氣。有口辨，每稠坐論議風發，不可一世。在京師時，攝有舞劍小影。又喜作寶刀歌劍歌等篇，一時和者甚衆。女士原作絕佳，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致，惜隨手散佚，不得見矣。（吳芝瑛紀秋女俠遺事）

(二)

女士平時持論，謂：「女子當有學問，求自立，不當事事仰給男子。今新少年動曰革命革命，吾謂革命當自家庭始，所謂男女平權是也。」余時時戒之，謂：「妹言駭人聽聞，宜慎之。」女士曰：「姊勿怪，吾所持宗旨如此。異日女學大興，必能達吾目的。其在數十年後乎！然不有倡之，誰與賡續也？」（吳芝瑛紀秋女俠遺事）

(三)

女士東游時，值寧河某君，以戊戌事自首，繫刑部獄。女士方脫簪珥謀學費，窘迫萬狀，不得遽行。聞寧河事，乃分其金以應急，展轉達獄中，屬勿告姓名。寧河某會赦出獄，始知之。時女士已東去，寧河寓書謝之，事後與人語，輒爲涕零。然女士與寧河，初不相識也。某女士贈詩有曰：「隱娘俠氣原仙客，良玉英風豈女兒？」二語能髣髴其平生。（吳芝瑛紀女秋俠遺事）

（四）

後女士自東歸，過滬上，述其留學艱苦狀；既出其新得倭刀相示曰：「吾以弱女子隻身走萬里求學，往返者數，搭船只三等艙，與苦力等雜處。長途觸暑，一病幾不起，所賴以自衛者，惟此刀耳，故與吾形影不相離。」余戲曰：「當此黑闇時代，留學風潮且大起，勃發不可遏，倘遇關吏詰問，得毋疑妹爲女革命黨乎？」女士笑曰：「革命黨與革命不同，姊固知吾非新少年之革命者。」既而酒罷，女士拔刀起舞，唱日本歌數章，命吾女以風琴和之，歌聲悲壯動人。旋別去，不復見。會幾何時，而昔日戲

言，不知其遂成讖語也，悲夫！（吳芝瑛秋女俠遺事）

（五）

秋瑾被捕後，貴福與山陰會稽兩縣，嚴刑酷審，無通匪實據，迫令跪火練火磚。秋瑾堅不承，僅書「秋風秋雨愁殺人」七字。因搜軍火無着，謂在瑾衣帶中，搜出手鎗一枝，指為身帶凶器，爰定罪名。翌晨，殺瑾於紹興府城之軒亭口。（鄒魯沖中國國民黨史）

（六）

女俠就義時，身穿白汗衫，外穿玄色生紗衫褲，足穿皮鞋，并帶鐵鐐，兩手背綁，從山陰縣署至刑場。前有鐵索牽走，後面推送者三四人。當時山陰縣都戎府及省派練軍，兩縣巡警，皆到場彈壓。女士臨刑時，舉目四矚，始俯首就義。（許嘯天題秋瑾女）

（秋就義圖）

方先烈就義時，附身桐棺，不能以寸。清議坏土以封之，若趙宋諸陵之樹冬青也者。俞煒曰：「吾輩初志，馬革裹尸，已爲萬幸。今先烈得此，乃求之而不易得者也。滿虜未滅，何煦煦爲？」議遂罷。民國紀元，追懷遺烈，浙吏爲之撥公帑厚葬，立祠祀焉，遂由湖南迎柩回浙。先是吳芝瑛爲營葬於西泠橋邊，作風雨亭，題墓寫經，並欲造塔以紀念之，名張甚。臺諫嫉之，上章彈劾，浙撫陰嗾其夫遷葬湖南，事遂寢。至是始得回葬爲今墓，並改修風雨亭焉。（葉頌清讀陳去病鑑湖女俠秋瑾傳書後）

四 秋瑾供狀

秋瑾，卽王秋氏，供：山陰縣人，父母都已亡故。我於光緒二十九年，與丈夫離別出洋，往日本游歷，與徐錫麟趙洪富會過熟識。後我回國，在上海開設女報館。上年十二月間，始回紹興。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學堂，充當附設體育會教員。與竺紹康王金發均

屬要好，時常到堂。程毅到堂，已有月餘，也係熟識。

今日聞有營兵前來拿捕，當即攜取手槍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內開槍，兵勇等亦開槍，並將我連槍拿獲。又論說稿數紙，日記手摺一個，此稿是我所做，手摺亦是我物，我已認了。稿底革命黨的事，不必多問了。皮包是臨拿時，丟棄在堂。至趙洪富等

紹康王金發現逃何處，不知道。是實。（鄉魯中國國民黨史稿）